

人世

生锈的铁环

富周

那年“六一”学校放假，无所事事的小伙伴们滚着铁环围着家属院转圈。还不到蝉蛹儿出洞上树蜕变的日子，初夏中午的家属院没有蝉鸣，只有我们嘈杂的喊叫伴着哗啦啦的铁环声。跑得气喘吁吁的我们在一户门前停下来，领头的小伙伴突发兴致，让大家围拢在身边，悄悄地告诉我们说，来，听我的命令，一齐喊“扎老仁”。众孩童眼睛亮了，异口同声说，好！

“扎老仁，喊！”
伙伴们双手圈在嘴边，拉长音叫喊：“扎~老~仁~”

喊叫声冲击着那扇油漆斑驳的房门，它被人从里面撞开，门里站着个粗壮的中年男人，脸涨红，对着我们叱骂：“大中午的叫唤什么！”

伙伴们提起各自的铁环作鸟兽散，一边跑一边嘴里不停地叫喊，跑出一段距离，又围拢一起，对着那扇敞开的门再次喊叫：“扎~老~仁~”

关门的是个矮胖胖的女孩子，耷拉着脑袋拽过房门，“砰”的一声，把她和我们隔成两个世界。

那女孩就是“扎老仁”，我的三年级同班同学。

四十多年过去，我努力回忆，试图重拾她的真实姓名，可是，脑子里抹去了记忆，只记住了“扎老仁”，她的姓名再也想不起来了。

“扎老仁”这个名字源自孔老二。那个年代，我们公开场合叫孔圣人是孔老二。

放假前一天，班主任老师搞了个小测验，其中有个关于孔老二的题目。全班五十名同学，四十九人答对，只有她错了，并且错得离奇，她竟然能把“孔老二”三个简单的汉字写成“扎老仁”。

或许是要跟着学生放假一天，也许是他的觉悟真的那么高，班主任心情愉快，站在黑板前对“扎老仁”三个字大加评说。

“……嗯，三个字你能写错俩，真行你。来，咱们分析一下，孔你写成扎，似乎可以原谅，只错了个偏旁，说你不认真也行，说你马虎也成。二字，上一横下一横，简单不？你可好，愣是又给人家加个单立人。嗯，同学们，不要小看这加上的单立人，一加就成了仁字，这里面存在很大的问题……”

班主任老师讲完，教室里鸦雀无声，四十九名十岁的孩子，全部傻愣愣地盯着单独坐在第一排的“扎老仁”那不时抽搐的背影，大气都不敢出。之后，“扎老仁”把头埋在课桌下直到下午放学都没抬起，肉滚滚的小小后背，时常在抖动。没人去理会她，大家感兴趣的是，她又有了一个外号“扎老仁”。那天下午她是最晚一个离开教室的，此后再也没回来过。

二十多年后，我和保持联系的七八名小学同学聚会，期间有人无意提

到谁也想不起她姓名的“扎老仁”。有个同学说，那天放学他走得也晚，发现“扎老仁”把书包挡在后背上，能看出来是尿了裤子……我不想听下去，说：喝酒！

我记忆中的“扎老仁”，顶着一头蓬乱稀疏的黄发，瞪着眯成两道缝的单眼，塌塌的鼻子，厚厚的嘴唇，圆滚滚的身子，两条小短腿，唯一能跟顺眼搭上边的是黑黑的皮肤还算光滑。她的存在，仿佛就是为了让周围的人给她起外号，人们早已记不住她的姓名。我至今记得除了“扎老仁”，她的外号还有“臭大姐”和“小企鹅”。

从一年级下学期开始，没有人喜欢跟“扎老仁”坐同桌，老师只好让她一人坐在前排的角落里。她身上有一种小孩子说不清楚的味道，同学们远离她，叫她臭大姐。

她的妈妈是在她一年级下学期因急症不治去世的。

那年的冬天来得早，十一月初第一场雪后，同学们纷纷换上冬装，穿着单衣单裤的“扎老仁”冻得全身哆嗦。直到五天后的第二场大雪飘落，她和妹妹、弟弟才穿上棉衣。

清晨，雪厚达半尺，踩在上面嘎吱嘎吱地响。她那带着宿醉的父亲穿着工厂的冬装棉衣，袖着手，晃悠着身子走在前面，身后依次排着十岁的“扎老仁”、八岁的妹妹和六岁的弟弟。姐弟三人身上穿着崭新的鼓鼓的黑蓝色棉袄。奇怪的是，三人都“扎煞”着两条胳膊，踏着爸爸踩出的雪坑小心翼翼地往前走。有人发现了，叫住旁边的人观看，大家一起盯着走在雪地上的四个人看。不知是谁说，看，像不像一队企鹅？马上有人附和说，真像，哎，真是呀，快看，扎煞着手，晃悠悠，小企鹅。

后来才知道，他们姐弟三人的棉袄是她和父亲花费三宿两天赶制的。两人第一次做衣服，不会裁剪，就把布料在床上展开，上衣抽开衣袖铺在上面，裁出前后两块布片，中间填上棉花，粗针大线缝起来，就成了棉袄。正常的棉衣袖子是另外组合缝上的，他们则把衣袖与衣身连为一体，袖子短不合身，胳膊自然就“扎煞”了起来，在雪地上行走，状如企鹅。

“六一”过后，“扎老仁”没来上学，教室第一排角落的座位一直空着。什么原因，老师不讲，同学也无人问，仿佛以前就不存在她这样一个人。

六月底，几场大雨过后，家属院年久失修的水泥路变得坑坑洼洼，路边的草窝里竟有了哇啦乱叫的蛤蟆。“扎老仁”一家搬走那天没下雨，毒辣的日头下，不多的几件家具抬上解放牌汽车后斗，随之是三个包袱扔上车，然后，父亲踩着方凳，把姐弟三人抱进了车斗。能瞧出来，这天，父亲一反常态没喝酒。父亲刚坐进驾驶室副座，那

车轰的一声就冲上坑坑洼洼的水泥路。车后斗里，“扎老仁”没站稳，身子摇晃得厉害，怀里抱着的一个玩具布娃娃飞出去重重地摔在路上。她哎哎叫着，希望司机能够停下车。司机哪能听得见，车出了家属院，有个男孩捡起布娃娃，立刻又摔在地上说，脏。

“扎老仁”的父亲是支援三线建设去了一个偏远的工厂，姐弟三人跟着父亲走了。那个夏天，“扎老仁”走了，从此，几十个夏天过去，我再也没有见到她。

……

我的忏悔，是在“扎老仁”搬走两年之后开始的，那天也是“六一”。

学校组织学生观看动画片《半夜鸡叫》，散场回来的路上，因为我的周姓，被顽皮的伙伴喊作周扒皮。起初，他们在我的前后左右不停地叫喊，后来竟有人拍我的脊背和后背勺，一边拍一边喊，打倒地主周扒皮。我躲闪不过，后背和脑袋挨了五六下。我急了，从地上捞起石块投向跑得慢的同学，他的脑袋瞬间被打破。发生了流血事件，我成为众矢之的，同学们不但向老师告状，还有腿快的把我闯祸的消息告诉了我父母。“六一”那天晚上，父母先是把我狠打一顿，然后领着我，去“破头”小伙伴的家里赔礼道歉。我父母说的什么，“破头”同学父母说的什么，我统统没听进耳朵里。我盯着父母送给他们的那串金黄色的香蕉，脑子里冒出一个念头：把香蕉踩成烂泥，屎一样的烂泥让他们吃。

从打破别人的头到同学责骂到老师怒批到父母暴揍，再到小伙伴一家人的白眼，我始终闭着嘴，一言不发。我顶上房门，关在室内痛哭，先是自己，哭着哭着我想起了两年前滚着铁环，在那扇油漆剥落的门前对“扎老仁”的狂叫乱喊……我突然意识到对她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一个12岁的男孩第一次有了罪恶感。想说忏悔，又找不到倾诉的对象，我只能大声哭喊。直到父亲破门而入，他看着我，手足无措。

对一个突然间成熟的12岁男孩，那个儿童节的夜晚变成了无眠之夜，让我第一次尝到失眠的滋味。

教室第一排角落的座位空了一个月，班主任问谁愿意坐过去，在大家叽叽喳喳的议论中，我端着书包走到那个空位。我没回头，但能感受到四十九双眼睛投向我后背的异样目光。

我不再跟着小伙伴们狂喊疯跑，铁环让我塞进宿舍对面的储藏室，后来整理卫生取出来时，已经锈迹斑斑，让爸爸当废品卖了。

老同学，“六一”这个日子又到了，我写下此文给你道歉。对不起，我真的记不得你的名字了。如果可以，我真想见到你，面对面向你说一声：对不起，请原谅我的过错。

诗歌港

六一抒怀

邓兆文

翻过五月的最后一页
又见熟悉的“六一”
往事聚焦故乡
油灯下，红领巾闪亮
母亲的身影在墙上摇晃
一针一线缝补着岁月
我每瞅她一眼，就写下一行
时至今日，才明白——
为何我的儿童节作文
老师划了那么多圈
那是我感动的泪滴呀
在纸上打转

欢聚的日子

刘吉训

鸟儿是树上的儿童
星星是夜空的儿童
而大海的儿童 则是在波涛中
含着欢笑的晨曦

这些天真可爱的儿童
手拉手来到节日的天地
唱起《少先队队歌》
亲切地向世界致意

为每一个忧虑的人
擦去他脸上的泪滴
让一切最初的梦想
都在这里发现驰骋的疆域

少年说

孙茁凯

少年自带千钧重量
何妨毕露锋芒
不拘绳墨步履铿锵
直面滔天波澜也自坦荡
借凌云壮志踏歌斩浪
做风华殊绝浓烈辞章

不管晨云弥漫
朝雾寒凉
红日从海平面升腾
肩上有梦想
毫不犹豫去闯
去打一场辉煌的胜仗

窗台下那棵小桃树

彭贤春

我常常去数她枝丫上长了多少
小毛桃，九十、九十一、九十二
觉得不可信，再数一遍两遍

我常常去估摸她的身高
三尺吧，或稍高一点
八九条小枝丫
伸向阳光，努力的样子

我常常在傍晚去给她浇水
或隔三岔五，施点小肥
她是一位艰辛、勤勉的母亲

特别是到了冬天
空气中少了花香与果实味
我会在窗边待几分钟
陪她说说悄悄话